



上海科普图书创作出版专项资助

健康 思维探索

刘潼福 著

寻觅人生幸福的源泉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健康思维探索

——寻觅人生幸福的源泉

刘潼福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健康思维探索：寻觅人生幸福的源泉/刘潼福著.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5427-5486-8

I. ①健… II. ①刘… III. ①思维方法—通俗读物 IV. ①B8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8403 号

责任编辑 王佩英

健康思维探索

——寻觅人生幸福的源泉

刘潼福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832 号 邮政编码 200070)

<http://www.psps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210 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27-5486-8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言：探索思维	1
一、荒唐的前置	2
二、对照中的迷茫	5
三、一个童年的悬案	6
开篇：追寻思维的源头	13
一、在前人足迹的尽头	16
二、足迹升空的奇景	20
三、从未见过的自我	35
四、自我唯一的律动	42
五、重新认识“一”“二”“三”	48
六、“一”“二”“三”思维的灵魂	59
第一章 健康思维的萌发	65
第一节 满足后享受和谐	67
一、生命现象的引力效应	68
二、自我延伸的占有欲望	71
三、心理能量的外溢意志	75
第二节 追求中领略健康	81
一、活力最佳的契合	87
二、心智自主的学习	96
第三节 成事时感悟幸福	104
一、期望中追求变化	105
二、追求时提高能力	109
三、成功后前移目标	114

第二章 苦难中思维的涅槃	116
第一节 失落后积累动量	117
一、大地承受的情怀	119
二、适合就是最好的	120
三、内心重现的世界	123
第二节 对抗中善于超生	127
一、金蝉脱壳,自我更新	127
二、舍生取义,大局为重	130
第三节 羁绊里悟出凡尘	131
一、理想源自至善心境	132
二、和谐在于顺其自然	134
三、自由行从理解宽心	137
第三章 思维的自由境界	140
第一节 持中道维护和谐	142
一、一个地球的思维原则	143
二、无管制交通的人生启示	151
三、合作双赢的结交之道	160
第二节 求平衡分类思维	166
一、感性思维的无限类比	170
二、理性思维的范畴建构	176
第三节 尽能力创造幸福	178
一、生活自有点金术	179
二、苦茶能品真甘露	181
三、桂花香溢无所求	183
后记	185

引言：探索思维

本书的主旨是要探索健康思维。不过无论在思维的前面加上健康或其他什么定语，它首先是思维。也就是说本书实际上是在探索思维，健康思维只是其中的一种思维形式而已。

为什么要探索思维？因为对思维还不明白。为了弄清思维，所以要探索。

那么，我们用什么去探索思维呢？当然也是用思维，因为人类除了思维之外显然还没有其他的能力和工具可以探索像思维这类抽象的事物。于是，本书书名的逻辑进一步变成了这样一种关系，那就是：用思维探索思维。

稍有反思能力的人马上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还不明白思维，那么我们又怎样能够用还不明白的思维去探索弄清思维本身呢？这真可谓“欲以昏昏，得其昭昭”，显然是一个荒唐的逻辑前置。

能有这样一种敏捷的反思很好。然而，我们是否另有选择呢？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上述这种荒唐的逻辑前置并不是我们可以人为杜撰制造的关系，也不是我们可以企图逃避摆脱的羁绊。如果人类的思维要想往前推进，除了这样一条通道，似乎没有别的出路。

科学探索的历程与受骗上当的人生具有非常的相似性，那就是他们都是对前程尚处于无知的前提出发，去追求一个实际上并不明白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共同具有一个荒唐的前置。区别就在于前者一开始就知道结果是不明白的，而后者却一开始还以为结果是明白的。

本书将荒唐的前提预置在先，只是希望获得科学精神的共鸣，以便与读者携手共进。因为任何真正的阅读其实并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思维间的携手共进。这就如同探险的驴友，虽然旅途中少不了相互扶持，却主要依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克服艰难。如果盲目跟随，不免在劳累时埋怨、危险时责怪、失望时大叫上当受骗，过程将毫无乐趣。

迄今为止，我们听到的鼓励几乎都是要人们向着真理勇往直前。当本书在这里将一个逻辑上荒唐的前置横亘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否还有

勇气直面这一障碍,加入探索的行列呢?

一、荒唐的前置

如果你选择了加入,那么让我们相互鼓励、结伴同行。接下来先做几个类似热身运动的思维。

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实验:比较一下你刚刚看到本书的书名和现在思索这一书名的感受是否相同?刚刚看到书名时,它就是一个平常的书名,不会让你有前置荒唐的感觉。因为探索宇宙、探索自然、探索山林、探索海洋,人类探索的内容无穷无尽,何必在乎多加一个探索思维?但是经过逻辑的梳理,我们发现,当思维探索自身的时候,荒唐出现了。

这个问题,英国数学家罗素早在1902年提出的集合论悖论中就已经表述了。它的通俗形式就是“理发师悖论”。有一个理发师宣布:“凡不给自己理发的人我都给他理发”。有人问他:“那么你是否应该给自己理发呢”?他想了半天也无法回答。

在我们的经验中,一切存在的事物,每一种不同的现象领域都是可以探索的。思维,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现象,也是一个领域,当然也可以探索。但是用思维探索其他学科时并不立即产生逻辑的荒唐,而对思维本身进行探索,一开始就出现了荒唐。仿佛神话故事中守护神秘山洞的魔镜,当你走近山洞的时候,魔镜就会将你的身形变成守护山洞的魔身,只有战胜这个魔身,也就是说只有战胜你自己,你才能够进入。你能战胜自己吗?当你战胜自己以后,进入山洞的还是你吗?

我们先搁置这个悬案,看看思维在探索其他领域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

如果你善于联想,那么就会发现在思维的探索中,很多自然而确信无疑的事情,也会变成荒唐。这里不妨先举几个例子:

当你脚踏大地感到非常充实自在的时候,或者当你还保持中世纪以前的直观,感觉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星星都围绕着地球运转的时候,你对地球的自然存在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但是当太空探索发现了地球只是太阳系中一颗不大的行星,而太阳系又只是银河系中一个不大的星系,在一千万光年的距离内,银河系与别的星系构成了一幅星云图。当思维无法把握宇宙广袤的无限,追问宇宙究竟有无边际时,人的踏实和自信就会开始动摇。同时微观的探索在达到1埃,相当于一亿分子一厘米,即进入生物细胞内核DNA分子的碳原子结构中时,呈现在人们眼前



的微观世界图像,竟然与1光年距离观察银河系的星云图像一样。于是就有科学家用宏观去解释微观,更有人想象银河系、宇宙或许只是如同某个生物身上的细胞结合体。当人的思维在不知不觉中从宏观返回微观,想象微观世界也有如同宇宙那样的宏观无限时,人的思维开始陷入在这种不着边际的两极循环中难以超越。在这种循环中,原本的实在会越来越被存在的虚无和缥缈所取代,人感觉自己只是从虚无中来又到虚无中去。无怪乎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在对宇宙的起源无法获得最终解释时要借助宗教的信仰来支撑。对实在的探索导致了虚幻,逻辑的荒诞出现了。

当你和父母妻儿围绕在一桌团圆时,你对自己的来源和孩子的来源是那么清楚了。是你的父母生养了你,你和妻子生养了孩子。加上婚姻和法律的保障,这种自信是那么的牢不可破。但是当你不断去探索你父母的起源的起源或想象你孩子的孩子时,你就会陷入人类关系无边无际的缥缈之中,感觉自我存在的微末和虚幻。你今天牢牢把握而不愿丝毫受损的财产和获得,在人类延续的长河中不知来自何处又飘向何方。难怪老人们在回顾历程时会感叹人生如梦,将真实的生活归于梦境的虚幻。

当你充满活力的年轻身躯第一次拥抱着恋人那温暖的肌肤,感受那跳动的心胸时,你对爱情这个字眼所给你的充实和自信感可能会胜过整个世界给你的真实感。何以很多热恋中的年轻人在用身心体验爱情的时候会产生对方就是自己的全部世界的错觉?如果不是这种取代世界存在的无限扩张的爱的情感,怎么解释恋爱时内心遏制不住的山盟海誓?怎么解释失恋时企图毁灭一切的绝望心理?但是爱情的真实性恰恰就是在糊里糊涂中,在一见钟情不假思索时才能被感受的存在。当人们用理性去分析爱情时,爱情变成了虚幻,没有人能够说清爱情是什么;用思维去判断爱情时,人们能够发现的只是对象身上各种各样原本被藏匿的缺点和毛病,难怪不少优秀聪明的女性在挑剔过度的审视后再也找不到可爱的对象;用条件去衡量爱情时,爱情更是退隐到物质利益的远山背后,将自己变成与房产、汽车、职业和外貌等事物进行交易的伪装,令人感觉庸俗丑恶。所以经历爱情的人们大多认可这样的说法:“爱情在人生糊涂中来临,在头脑清醒时离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读者可以去慢慢发现。

思维的探索会带来荒唐,在其他领域大多出现在遥远的结果中,但在思维本身却出现在开始时。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探索的思维会将希望变成渺茫,将合理变成荒

唐,将存在变成虚幻,那么它有什么意义?既然探索的思维似乎并不是带给人们幸福,相反会将人们原本感觉的幸福破坏,它又有什么价值?既然对思维本身的探索更是一开始就陷入在荒唐的前提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探索思维本身?

如果我们仅仅经过上述这样简单的思考就做出结论,思维的过程未免被太过简约了。如果简约的思考和问答能够说明问题,人们何必还要千辛万苦地去进行探索?对思维的探索就将成为多余。

不过这样简约的推理和提问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自发的思维并不总是将我们引向真理。如上所说,“科学探索的历程与受骗上当的人生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一开始就知道结果是不明白的”。而这恰恰就是自觉的科学探索精神需要的前提。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新的合理的思维还没有确信无疑地被发现以前,我们凭借什么去面对无知领域的探索呢?

无声的自然从来不作许诺,人类走向辉煌的脚步全凭自己的判断和信念。

判断和信念之一 你是否相信在看似未知的世界里潜藏着希望,在看似荒唐的背后潜藏着真理?因为真理和谬误实在是同一块试金石的正反两面。有时当你看到它是真理,因而勇往直前时,冷不防过了界限就掉入了它的荒谬陷阱。如果你以为它只是荒谬,因此弃它而去寻找真理,结果走遍世界才发现原来真理就在它的背面。其实谁的人生不是这样一种历程?当生命呱呱坠地的时候,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未来都是一个未知世界,结果都是走向死亡的荒唐。难道谁因为这个荒唐而不敢存活?因为这个未知而退出人生?相反,正因为结局的荒谬,人生才需要寻找活着的价值;正因为对未来无知,生活才充满了神秘的诱惑。

判断和信念之二 你是否相信在表面的尘封下面可以找到新的世界?当人们每天接触水,见到光,从而用最自然平常的观念将它们秘密尘封起来的时候,殊不知构成水分子的氧和氢,是人类最巨大也是最难开发的能源。而光的高速是探索宇宙全部奥秘的突破口。最深刻的学问恰恰潜藏在它们最平常的表象后面。思维,这一附着在你我生命中与生俱来,每时每刻在使用着的功能,看似平常和自然,却同样潜藏着令我们最难了解的神秘。我们应该经常扪心自问:我对自己正在使用着的思维究竟了解多少?我是否追问过自己的这种自发的思维是从何而来的?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会给我提供幸福还是引向灾难?我究竟是在驾驭自己所了解的思维还是在被自己并不了解的思维所驾驭?

如果你对此产生了探索的兴趣，坚定了探索的信念，那么你一定会有收获。

二、对照中的迷茫

提问有时并不困难，但解答常常就不那么容易了。上述最后一个问题：“我究竟是在驾驭自己所了解的思维还是在被自己并不了解的思维所驾驭？”就是例子。如果我们将你和你思维分解开来，变成驾驭和被驾驭的关系，那么这个问题不但能够成立而且很清晰。但是实际上无法回答，因为你无法将你和你思维分割开来。难道没有思维的你还是现在头脑清醒的你吗？人离开了思维，也就离开了一切。

人一开始就运用思维去认识周围，思考世界，如同用手电筒照亮眼前，辨别道路。但是这个手电筒却无法照亮它自身。于是很简单，人们就再去找一个手电筒，相互照亮。人对思维的认识也是这样，主要依靠相互认识而不是一种自我认识。

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三个问题：

其一，人虽然是同类，却不是同一架机器生产出来的手电筒，人与人的差异很大，就算你通过观察和分析了解了对方的思维，但这个对方的思维并不等于你的思维。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经典：“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而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那里，提出了对象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观性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后人将他的观点列入“不可知论”加以批判，但康德这一论证的深刻性却至今仍未被真正超越。

其二，由于你并不了解自己的思维，你用自己的思维观察分析他人思维的结果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无法鉴别。这就如同你用一把自己也不知道的尺子去丈量眼前的一棵大树，你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吗？即使你按照自己的判断得出了结果，谁又知道它是什么？如何鉴别？正因此，人类在很早以前就懂得了要统一度、量、衡。这种统一的方法就是在外界寻找一种比较有特点的事物作为参照，如摄氏将水在常压下的冰点和沸点，作为0到100度的温度计量被广泛运用。人类在思维领域也会借助某些共同的经验法则作为思维的参照。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三段式，成为后来广泛运用的一种思维法则。由于这一逻辑太过简单，远

不能规范人类复杂的思维变幻,到了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了辩证逻辑三段式。但不幸的是,黑格尔的三段式连基本的推广运用也没有完成就被各种争议所否定。总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基本的度、量、衡规范以及在不同国家的换算不但熟悉,而且严格执行。但对基本思维规范的知晓和运用却很少了解或完全无知,其真正的原因在于思维实际上没有完成基本的规范。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思维出发,只要你雄辩,战胜他人;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赢得听众,就都可能割据一块思维的领地,统领一批追随的听众。至于正确还是错误,真理还是谬误,反正没有人能证明,只有天知道。没有统一必然各自为政,各自为政难免陷入混乱。今日世界能够占领一块舆论阵地的思想者伴随教育的普及和网络的功能在日益增长,思维领域的混乱自然也会随着各自为政者的不断增长而迅速加剧。

其三,由于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可以规范或统一思维的基本法则和尺度,几乎人人相信思维是最自由自在,最不受束缚的,而社会又需要统一的思维来维持,于是人们企图从神灵和圣人那里寻找统一。当人们对宗教教义还抱着遵循和崇拜的虔诚心理时,或者对圣人经典还处于尊奉和恪守的迷信状态时,这种神圣的偶像曾经都产生了规范思维、统一社会的有效功能。但是他们的思维真的就是天然正确的?是无需证明的?当今世界将一切神圣的迷信打破,人们看清古代的圣人不过是当时的凡人,就连上帝的生灭也在人类思维的主宰之下。历史的进程不断颠覆曾经不可一世的神圣经典,神圣的偶像人物的思维,其正确与否也需要被证明。可见,要真正认识思维,并不能依靠他人的思维来提供现成的答案和模式。认识思维的大门只有依靠自己去打开,这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这句话被视为世界难题的原因。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序言中说:“我敢说,戴尔菲城(阿波罗)神庙里唯一的碑铭上那句箴言(即‘你要认识你自己’)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

剩下的问题便是:我们怎样才能打开认识自己思维的大门?

三、一个童年的悬案

对思维本身的探索,最好要从自然原始的思维开始。而离我们最近的原始自然思维就是儿童在受教育前萌发的思维。

为了确证哪一种儿童的思维属于自然而原始的自发思维,我们先要对思维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否则在起点上的差之毫厘,就会导致结果上的



谬以千里。

词语释义中对思维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高于一般识别、记忆、回想等认识的高级形式,例如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其二是相对于存在的意识和精神的同义词。同义词只是一种注解而不是对思维本身的研究,这里可以不加关注。而一般的识别、记忆、回想等认识功能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反映功能,这一功能,高级动物普遍具备,甚至某些反映功能比人类更强大。如鸽子的识途功能,灵长类的模仿功能等。因此真正具有规范价值的思维概念是指思维的逻辑特点和形象特点。这两种思维特点之所以都归入高级形式,就是因为它们在功能发生学上属于人脑左右半球各自开发的特长,是所有其他动物远远不及的,是人类特有的思维功能。在文化发展史上,逻辑更多属于科学思维特点,而形象更多属于类比、灵感发生和艺术创造性的思维特点。当然它们之间又有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关系,企图做截然的分割也是不可能的。由于逻辑思维比形象思维更具有描述的清晰性,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妨先选择清晰的思维特点来进行考察,将关注思维的集中点定位在人类具有的逻辑思维特点上。

最早出现在儿童身上的逻辑思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问题悬案。几乎每一个儿童在开始自发运用因果逻辑推理的思维能力时都会向自己的父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从哪里来?”

父母们对孩子的这个问题普遍感到难以回答,成为性启蒙教育的难题。父母们的回答常常陷入三大神秘陷阱:

其一是空间性神秘 有些父母的回答是“捡来的”。因为无论是从门口、河边还是垃圾箱边上,既然是捡来的,就是说家长对孩子从何而来的原因也不知道。孩子尽可以想象自己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也可以想象自己像鱼一样从河水里跳上来,还可以想象自己像丑小鸭一样从什么蛋里孵出来,反正巨大的空间都可以成为神秘的来源。

其二是时间性神秘 不少父母的回答是“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至于为什么要等到长大了才能知道,要长多大才能知道,同样是无法回答的问题。难道能说“等你性成熟后就知道了”?那就势必要引出“性成熟”的问题,显然要想解释清楚“性成熟”恐怕比解释孩子出生还要难以启口,羞于表达。总之,为了逃难题,父母只能将秘密交给时间去解开。

其三是实体性神秘 现在很多幼儿时期的性教育采用了这一方法。理由是在孩子的性尚未成熟以前,公开性器官的科学知识并不会导致性混乱的结果。生命来源的教育可以通过观察人体解剖图等方法来给孩子

们提供生动的答案。其中,男女性器官的差异和结合这一实体性事例,无疑是核心的答案。

然而,停留在这一实体上的核心答案,给思维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性尚未成熟的儿童,对器官差异的兴趣并不会持续,相反对差异后面的生命结合过程会持续追问。那么我们今日的科学能够给儿童提供怎样的回答呢?比如,我们可以解释父体的精子和母体的卵细胞结合是生命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我们可以将精子比喻为小蝌蚪找妈妈一样在水中寻找卵细胞。然后通过雌鱼在水中产卵和雄鱼在水中产精子的体外结合过程演示体内结合过程,并用鸡蛋孵出小鸡的体外孵育过程启发体内受精卵的发育过程。或者直接将受精孕育过程拍成科教动画片。至此,作为儿童能够接受的整个生命起源的形象描述大体达到了极限。至于精子和卵子是怎么来的,或者说它们生命高分子结构中的染色体怎么构成,男女性细胞染色体的差异又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原因后面的原因,不要说今日科学难以完全说清,就是说明白了,孩子的思维也无法把握如此抽象的知识。也就是说,对于儿童早年产生的自发的因果思维,科学的实体性解答,同样不能解开神秘,而是将神秘建立在一个又一个更深入的实体的神秘中。

对于儿童的因果推理思维来说,从父母的性别差异,男女性器官的差异,到精子和卵子的差异以及细胞染色体的差异,虽然实体的形式改变了,状态深入了,但是内容并没有改变。同样都是差异,而所有的差异给推理思维留下的是同样的神秘。也就是说,儿童早年的推理思维,在探索自己生命来源的思索中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答。既然生命的来源没有得到解答,伴随生命的思维究竟是什么也同样没有得到解答。思维探索的过程湮灭在神秘中,看不到结果,自然就无法印证自己。

童年的自然思维就在这种神秘中被慢慢尘封,不再活跃,甚至麻木。到了性成熟的青年时代,青年人被性器官差异的神秘本身吸引,会引发欲望、想入非非。思维的进程大多不再会停留在生命的起源而会转向异性的结合上,最后陷入爱情、伦理、婚姻、律法等令人困惑的领域。也就是说,人往往是在童年最基本的自然思维尚未弄清楚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青年时代,要用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思维去面对更为复杂的人生、爱情、婚姻、社会关系和利益纠纷,加上被灌输各种其实没有被最终证明过的权威知识等等,青年人的困惑、迷茫、精神压力在这样的累积中变得如何的不堪重负就可想而知。

让我们重新回到童年的思维。

“我从哪里来？”在科学家的探索中演变成了人类的起源问题：“人从哪里来？”

圣经中说人是上帝造出来的，并且是先造亚当，再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但是当孩子们问上帝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家长们让孩子们思维立刻停顿下来。因为上帝是不能被追问、被怀疑的。今天，随着上帝是人造出来的真相被揭露以后，这种思维也就成了幼稚的游戏。

关于人类起源于猿猴的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在后来的科学考察中也遇到了致命的挑战，因为生物学家从现在尚存的猿猴身上找不到可以向人类进化的线索。再说，猿猴又是从何种动物进化来的呢？世界上那么多不同类型的动物，它们又都是从什么前身动物进化来的呢？面对这样的困境，人类关于起源的探索发生了分化：

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生命最终起源于一种最基本的细胞。科学家们通过比较所有生命体的基因，企图画出所有生命共同祖先的“肖像”。20世纪60年代，伊利诺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卡尔·渥斯认为，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实体可能是一种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分子，或许是它逐渐进化成多种原生细胞。他将这种分子称为“LUCA(露卡)”。然而，这种假想的分子既没有留下任何已知的化石，也没有其他物理线索可揭示其身份，因此这种观点导致了科学界的争议和怀疑。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生命各有自己的起源形式。例如有人根据生命在不同温度下存在的特点，提出了常温演化、低温演化和高温演化下的不同的生命起源形式。后来卡尔·渥斯自己也开始对“露卡”是否真正存在产生怀疑。认为所有生命最后的共同祖先不是单个的有机体，而是不同的基因平行转移的原胞群落。最早的膜结合细胞可能非常简单，由几个基本成分构成，这些成分均能独立发挥作用。随着细胞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初随意获得的单个成分就不能如此轻易地进行结合。此时，基因组开始取决于遗传，具有不同特征的直系后代开始出现。

我们暂且不用陷入非常复杂的生命起源的科学考察细节，先来反思一下这种科学考察思维本身的特点：为什么在科学探索并没有提供任何事实的前提下，科学家会产生“生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样的思维特征呢？这种思维本身是怎么产生的？先天的，还是反映的？

而当同源论得不到证明的时候，思维又在没有事实证明的前提下，产生了平行论。这种思维又是怎么产生的？先天的，还是反映的？

我们在这里先不要急于回答，显然也回答不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带着问题继续探索。

不论是同一起源还是多样起源,有一个前提是一致的,那就是生命起源于有机物。在这个领域,科学家又陷入了分歧,一派认为先有核酸,因为没有核酸的密码,就无法合成蛋白;另一派认为先有蛋白,因为没有蛋白质来做催化剂,就无法合成核酸。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问题,成了这个领域两派争执的新命题。

1996年,在法国奥尔良开幕的国际第十一届生命起源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宣读了《磷化氨基酸——核酸蛋白的共同起源》的论文,在世界上第一次证明了核酸与蛋白质共同起源,打破了长期以来在生命起源问题上两派对垒的僵局,跨越了从无生命的小分子到核酸、蛋白大分子之间的那片混沌。今天,碳、氢、氧、氮、磷、硫等无机分子已经被科学界公认为是生命构成的基本元素。2010年12月,美国航天航空局(NASA)宣布发现了剧毒元素砷也可能替代磷而成为生命构成的元素,为无机物进化到有机物提供了新的认识途径。

也就是说,有机物从无机物中进化的天然界限被跨越了,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荒唐逻辑,在起源论上恰恰是具有科学根据的一种思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人的思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随意想象,即使神话小说中纯粹的臆想,冥冥之中也遵循着某种先天预设的规范在行进。思维的过程似乎是生命进化过程的一种翻版。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思维是伴随人的生命产生的现象,因此它的特点自然要从生命产生的特点中寻找,否则思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仅仅生命起源的探索并没有终结思维的特点,相反,生命本身需要从无机自然界寻找原因,那么对思维底蕴的追问也需要进入无机自然界作更深入的探索。

对无机自然界的探索,将我们带进了两个极限领域:一个是在宇宙宏观世界中,生命是何时出现的;一个是在微观量子领域中,生命是如何发生的。

在宏观宇宙世界,已有的研究发现:生命是在黑洞和宇宙大爆炸的变化之间出现的现象。尽管黑洞和宇宙大爆炸之间的关系因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尚未统一而得不到理论上的解释,但不妨碍我们用常识语言来理解:所谓黑洞和宇宙大爆炸,其实就是物质运动的两种极限状态。黑洞是物质在引力超过光速的逃离速度时宇宙空间出现的物质集聚状态,而大爆炸是黑洞状态下的集聚物质内部斥力爆发时出现的物质急剧离散状态。也就是说,宏观宇宙展现给我们的基本变化,是引力达到极点时物质形成的集聚状态和斥力达到极点时物质离散的运动状态,这是一

种表面结果非常简单的两极转化现象。

在微观量子运动中,质能的转化现象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关系。由于微观世界的实验是需要用光子去观察的,在日常经验中,用于观察的光子对被观察物体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你在人的背后看人家一眼,人家根本不会有所感觉。而在微观世界,因为观察粒子和被观察粒子的质量近似,观察过程如同用导弹撞飞机,观察的干扰足以影响被观察物体的本来轨迹,因此,微观世界观察到的量子运动,首先不是客观的反映,而是加入思维推测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微观领域,我们可能获得的物质运动的规则总是与人的思维运动的逻辑混合在一起的。从发生学上说,客观的量子运动可能是人类高级思维诞生的起源,不少科学家也正在企图进行这样的探索,只是因为太过复杂而难以进展。但从认识论上说,量子世界的运动规则,恰恰是人的思维的产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没有思维设计的观察和思维本身的推测,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形式。

在这个领域,我们同样遇到了本文开篇的悖论:实际上我们是在用并不知道去探索并不知道量子世界。而又企图从我们并不知道量子世界寻找并不知道思维的起源。

正因为这样的悖论前提,我们先不要贸然扎进量子世界惊人复杂的实验干扰、观察判断和逻辑推理。我们不妨先采用最简单的判断进行一个链接,因为简单可能导致的误差将远远小于复杂可能导致的错误。

我们知道,宇宙大爆炸的能量不是起源于大而是起源于小,当我们从原子弹、氢弹的威力中知道类似太阳的恒星高温来源于热核反应的原理时,我们可以相信,宇宙两极运动的规则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微观世界的量子运动中演变而来的。如果我们将宇宙黑洞的高质量和宇宙大爆炸的高能量的转化过程和空间压缩数万亿倍,小到我们难以观察的程度,那么它所呈现的质能转化与量子运动的质能转化,在最根本的现象上完全是对应的。

至于这种对应是怎么完成的,属于天体物理学家和量子物理学家的精深领域,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就是这种对应的转化是否可能。

按照经典物理学的宇称守恒理论,宇宙运动的第一次推动力无从解释,于是著名的上帝第一次推动说,以神话的色彩充当了科学的基石。在微观领域这个问题以同样的性质出现了,如果不是人为用高速粒子去撞击中子,我们根本无法观察到基本粒子的质能转化现象。那么在没有人为参与的情况下,自然是怎么可能发生这种转化的呢?这个困惑了经典

物理学数百年的难题,在上世纪中叶,被两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解决了。杨振宁和李政道证明了“宇称不守恒原理”,从此,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发生了大革命,物质世界两极转化的内在原因获得了解释,从而在根本上奠定了物质世界进化的理论基础。

上述物理世界留给我们的基本发展形态是两极转化,生命是在这种两极转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现象,而思维又是依附于生命过程的现象,思维自然不能逃脱这两极转化的特点。也就是说,思维,固然可以像孙悟空百变万能,自由翱翔,但这种自由和万能毕竟逃不脱大自然的如来佛手掌心。

同时我们发现,微观的两极转化和宏观的两极转化是又一种两极关系,不过不是两极转化,而是两极对应,它们互相注解,相互依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称的宇宙关系是否像如来佛的双掌,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掌控着人的自以为是的“自由”和“万能”的思维?

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思维最终起源于宇宙的基本运动,并正在用也只能用宇宙的基本运动来进行思考,舍此无法找到思维的来源和解释思维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用思维探索思维的过程,就是宇宙运动的自我认识过程。显然,在这种自我认识过程中,思维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差异消失了,由康德提出的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逻辑鸿沟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剩下一个难以置信的问题是:难道人类思维如此变幻多端的无穷奥秘,竟然就隐藏在如此简单的宇宙如来佛的双掌之中?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仍然饶有兴趣,那么请你带着这个问题,去打开探索思维的大门。